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四回 賣髮王家孝傳龍氏

詩曰：積善餘慶福未至，修德食報不並行；屋漏更遭連夜雨，招災偏遇對頭人。閑言勾開，書歸本史。卻說愛姐哭了他祖母一會，把淚痕收住，又見他娘哭他祖母過哀，連忙上前勸說：「娘呀！歇歇再哭罷。該生個法兒，與奶奶先買個靈布才是，難道再哭會子，他就活了不成？」龍氏說：「兒呀！咱家裡一根秋措一批麻也沒有，叫為娘如何辦法？」愛姐說：「俺奶奶那裡現有大領把的布，他已去世，還留著那布做甚哩！你把那布割下半領來，我去把院裡的磚頭搬些去蹬正當門，就當門就當個靈布罷。」龍氏說：「我兒言之有理，你去搬磚，我去割布。」

母女二人，把靈布蹬停當，將老夫人的屍首抬在上邊。愛姐說：「娘呀，你看看俺奶奶不是彎著背？把錢放在那裡邊一個，自然直妥。」龍氏說：「背心裡還有一個錢咧。」又說：「俺奶奶才死，燒紙是得濟的呀。那蠅子只望俺奶奶臉上落，不與他家張紙蓋面罷。」龍氏說：「兒呀！這些須的事，也非錢不行，咱家分文無有，怎麼去買紙燒？」愛姐說：「這也沒有，那也沒有，這心裡怎麼忍的過去？」龍氏說：「兒呀，你去將錢婆叫來，為娘將頭髮剪下一把，叫他拿去买幾百錢來使用。」愛姐說：「孩兒尊命。」愛姐去叫錢婆不表。龍氏打發愛姐去後，將青絲打開，把剪子拿在手中，那淚撲漱滴將下來了。唱：

龍氏女一把剪子拿在手，不由的眼淚汪汪往下流。忽然間想起他的父和母，那知道為兒這樣苦難受。幼小時一歲兩歲娘懷抱，到了三歲四歲離了腳手，次後來五歲六歲把腳裹，七歲上娘與孩兒留了頭。每日間梳篦只恐髮不長，必須要使上松香合柏油。到門後髮長頂黑如墨染，一定要每日三次按時修。老母親死了無法買錢紙，因此才萬出無奈剪一梳。論起來損壞身體該有罪，爭乃是婆母身死兒煩愁。賢孝婦將髮剪下拿在手，錢婆子來至面前問根由。

話說龍氏將頭髮方才剪下，拿在手中，錢婆已進門來了。到了龍氏面前問道：「大孀子，老奶奶甚麼病死的？」龍氏說：「是你不知，只因家中寒苦，二叔在大街上賣水為生，被他岳父看見，趙明賊心生一計，假意請到家攻書，自己殺死僕女，賴二叔酒後行兇，送到當官，屈打成招，問成死罪，下在南牢。劉保送一信來，我母親氣死草堂，連合口錢、蒙紙臉都沒有，叫你來無有別事，我方才剪的頭髮，煩你拿在街頭上代賣幾個銅錢，以備使用。」

錢婆連答應，將頭髮接過，走至大街，心中想道：「昨日王府小姐要買頭髮，我何不往那裡去賣賣？」你看他走進了東門，來至王府門首，見他家人王興，就說道：「王哥給我看著這惡狗。」王興說：「狗不咬人，只管進去。」

錢婆聞聽，進了大門，轉眼間來至秀樓以外，見丫環喜梅在那邊拋布，遂叫他領著見了小姐，將頭髮遞過去。小姐拿在手中一看，又黑又明，足有三尺多長。小姐說：「這是誰家這樣好頭髮，剪下來賣呢？」婆錢說：「若是提這家人家的苦楚，姑娘聽我道來。」唱：

王小姐要知賣髮真詳細，錢婆說姑娘留神你聽咱：我若是說出剪髮這件事，就知那鐵石人聞也氣殺。剪髮人名喚素貞進士女，他公公就住東關是官家，這老爺姓孫名宏做兵部，趙明女配他公子不大差。只因為孫爺去世遭天火，把他的房產燒個光光淨。素貞的丈夫趕考無音信，二公子大街賣水作生涯。那一日公子賣水大街走，偏偏的遇見趙明老忘八，他嫌貧假意請他把書攻，那知道中了岳丈計奸滑，安排人暗殺僕女賴公子，賄買賊官就用那棍刑夾。孫公子受刑不過屈招認，親口家酒後殺人犯王法。賣豆腐劉保與他送個信，活活的氣死夫人老媽媽。他家裡一文銅錢也沒有，因此才龍氏無奈剪下髮。錢婆子從頭至尾說一偏，歎壞了王氏小姐女嬌娃。

話說王小姐聽錢婆之首，說道：「他做官一番，不打想如今窮的這樣苦楚，這頭髮也值錢有限，我與他大錢三百文，你與他拿去使用。」婆子說：「這是姑娘的美意。」小姐遂即給了三百大錢，送與錢婆接過，下樓就走。小姐又叫喜梅把他叫回，說道：「這還有五十文錢給你，權當腳步錢，你可不要打人家的拐。」錢婆說：「姑娘，你把我看成奇怪，人家那裡死喪在地，變賣頭髮兩個錢，我再打人家的拐，這可是不算人咧。」

言罷下了秀樓，走至街心，暗想道：「方才王姑娘說不叫俺打拐，不想我那當賣婆的人，若不吃那打拐錢，難道喝北風不成？不過少拐罷了。」遂把錢抹下五十文，揣在懷來至草堂，把二百五十文錢，交於龍氏，道及王小姐的好意。龍氏稱贊不已，遂把錢留下五十文，把那錢仍交於錢婆，龍氏說道：「煩你再去給俺打點油，稱些面，買些錢紙，日後大總謝你罷。」錢婆接過錢來，出了大門，來至大街市上，把油麵錢紙買辦停當，拿回家來，交於龍氏，伴常去了。